

球場風波

唐振常 著

中國電影出版社

球 場 風 波

唐 振 常 著

*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號

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2 \frac{1}{2}$ • 字數 57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3,500 冊 定價: (7)0.24元

統一書號: 10061•45

内 容 說 明

这是一个以喜剧形式描写体育活动的电影文学剧本。故事内容是描写某市民政局的干部赵輝和錢正明，非常爱好体育运动，为了开展全机关干部的体育活动，并建立籃球队，他們作了各种努力，但老是受到办公室張主任的阻碍，因而发生了許多有趣的冲突。他倆在进行体育鍛煉的过程中，又和体育指导林教授的女儿林瑞娟发生了爱情的糾葛，最后民政局籃球队获得了全市籃球联赛的冠軍，而赵輝和林瑞娟終于結成了美滿的球場姻緣。

初夏时节，黎明。

在一幢机关的宿舍里，这里住的有家属，也有少数的单身汉。

机关青年赵辉从自己的房里走出来，悄悄走到隔壁一间房门口，轻轻推开门，对着里面招手。

屋里，住着四个男女小孩，从四岁到十岁，他们刚起身，看见赵辉一招手，一哄而出，最小的发发只穿着一只鞋也跟着向外跑，边跑边喊：

“赵叔叔，我也来。”

赵辉替他穿上另一只鞋，然后，带着他们向外走。走到另一个房间外面，一个七岁的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站在门口，上前拉着赵辉，一道走了出去。

室外的一块小空地上，赵辉率领着六个小孩子，作起了体操：

“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……”

七岁的男孩张小明指着周家的老三——咪咪说：

“你作错了，不是这样的。”

咪咪不服气：“是这样的。”

张小明推了咪咪一把。

周家的老二——瑞瑞一拳打了过去：“你打我们的妹妹。呀！”

孩子们乱作一团，发发哭了起来。

趙輝把他們拉开了，說：“別鬧，別鬧，等會兒跟你們講故事，講大花貓。”

張小明：“不，講孫悟空。”

瑞瑞故意跟小明鬧別扭：“不，要講大花貓。”

兩人又吵了起來。

“你們在鬧什麼呀？”室內響起了喊聲，接着，走出來一個中年婦女，她手上還抱着一個小孩，對着趙輝不滿地：

“哎呀，小趙，你又帶着孩子們鬧什麼呀？”轉對小孩們，“回去，回去，多多、瑞瑞、咪咪、發發，快走。”

剩下了趙輝和張家的兩個小孩。

樓梯上的喊聲：“阿輝呀！”

趙輝：“來了，媽。”對小孩，“你們也回去吧。”

趙輝回到自己的房間。

他母親一面在替他準備早點，一面說：“你又帶着小孩們起哄去了？”

“我教他們作廣播操呀！”

“廣播操！你怎麼老改不了，人家張家周家都給你鬧的煩死了。”

趙輝根本沒聽，他把早點放進一個帆布袋，裡面還裝着衣服和公文，向外走：“媽，我走了！”

“哎呀，你就不能吃了走嗎？”

趙輝已經出了房門：“跟你說過多少遍了，運動以前不能多吃呀！”

母親嘆了口氣：“這孩子！”

趙輝匆匆推開一間房門，走了進去，喊道：“老錢，快起來！”

錢正明睜開眼睛：“我不跑了，你去吧。”

趙輝：“起來吧，起來吧。”

錢正明翻過身又睡了：“回頭我來練球就是了。”

趙輝只好向外走，突然，又停下來，拍着高臥在另一張床上的鄭曉秀：“胖子，起來吧，肚子會越睡越大的。”

鄭曉秀連眼睛也不睜：“去吧，去吧！”

趙輝走了出去。

趙輝跑步出了房子，出了弄堂，他跑上了一條狹窄的馬路，昂頭挺胸，聚精會神，向前跑着。

跑到了轉彎路口，一輛自行車馳來，趙輝躲避不及，被車子撞翻了。騎車的人趕忙扶他起來，連聲說：“對不起，對不起。”

“沒什麼！”趙輝只輕輕說了一句，爬起來，依然精神昂揚地向前跑了。

騎車的人看着趙輝，發生了興趣。

騎車的人，看來五十多歲了，精神健旺，服裝整齊。他是體育學院的教授林允文。

林允文跨上車子，緩緩地跟在趙輝後面。

趙輝轉入了大路，依然精神煥發地跑着。

林允文再一次看看他，轉入了另一條路。

馬路上，幾乎没有什么行人，只偶爾一輛几乎是空的電車、公共汽車馳過。車上的售票員，看來和趙輝是每晨在這裡相遇的，他們彼此微笑招呼。

可是，早起在馬路上跑步的人却是不少，他們，也和趙輝一樣，精神奕奕地跑着。逐漸的，跑的人更多了。有工人、有學生、有職員、有男的、有女的、有老的、有少的。

趙輝跑到了馬路口，他的同事老鄧從橫馬路跑了過來，和他並排跑着。老鄧，跟趙輝是同樣裝束，穿着短褲背心，他們的背心上，都有着“民政局”三個字。

他們跑到一处，另外兩、三个人加入了队伍。

在沿江的一条花园似的大道上，赵輝他們繼續跑着。

赵輝，昂首挺胸，跑在最前面；在他后面紧跟着的，已經不是兩、三个人，而是七、八个人了。他們的背心上，都是一律的“民政局”三个大紅字。

他們，整齐地和諧地跑着，臉上，都散发着青春的光輝。

一輪紅日从江上推了出来，彩霞万丈。逐漸的，江面上，銀光一片，映着点点小舟，和巨大的兵艦、客船。

这条美丽的大道，就象是一个巨大的体育鍛煉場，無數的人們，在这里进行着各种体育鍛煉：練跑的、作柔軟体操的、作俯臥撐的、跳繩的，……各种各样都有。在草地上，还有着一些老年人在打太極拳。

一队海軍士兵跑了过去，又一队陸軍士兵跑了过去。陸軍士兵們，穿着整齐的服装，节奏鮮明。

高楼上，响起了音乐声音，廣場上，人群在練習广播操，整齐美观。

远望，一艘兵艦的甲板上，也在作广播操。

赵輝，率領着他的同事們，精神百倍地跑着。

二

在市民政局的运动場上，赵輝率領着剛才跑步的七、八个人在作体操，他們的帆布口袋放在地上。

这个所謂运动場，看来并不小，然而，却是一片荒蕪：排球架子倒在地上，排球場上长滿了野草，單槓生滿了鏽，籃球場地高低不平，……人呢，更是少得可憐了，除了赵輝他們七、八个人，其他場地都空無一人，不，双槓上还有一个人，他坐在上面，高声讀着俄文。

作完了体操，赵輝拿起籃球，远射中籃，說：“咱們練球吧。噢，錢正明怎么还不来？”

赵輝在籃下傳球，人們跑步接球上籃。

陸續来了几个人，有人在打排球。

錢正明来了。

“老錢，接球。”赵輝把球扔給他，錢正明跑步接球，場地不平，差点摔个跟斗。

錢正明抱怨地：“这种鬼場子，还打什么球！”

赵輝：“体育协会不成立，这种事儿就没人管。”

老邓接着說：“哼！体育协会呀，沒鬼才怪呢？为什么所有机关都成立了，我們就不成立？”

赵輝：“我回头問張主任。”

人們經過球場，陸續上班。多数的人，側眼一看，走了；有的人，停下来，看了一下，也走了。

胖子郑曉秀和瘦削的中年人周繼文經過球場，周繼文用手絹捂着鼻子，直打噴嚏。

赵輝对着他們喊：“大胖子，老夫子，下来吧。”然后把球对着周繼文一送，作出要扔出去的样子。

周繼文急向后退，躲在郑曉秀的后面，連連向赵輝拱手：“赵輝兄，这可不能开玩笑呀！”

赵輝放下球，跑过来，抓着周繼文，說：“多运动，我包你的伤风好。”

周繼文一边躲，一边擤鼻涕，說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是宁肯讓它伤风的好。”

赵輝拉着郑曉秀，說：“看你一身肥肉，还不运动运动？”

郑曉秀甩开手，憤憤地：“我胖我的，你管得着嗎？”

赵輝又抓着了兩人：“来吧，来吧！”

周繼文急了，說：“就算我爱运动，也沒有時間呀！”指

着手上的公文，“你看，这个，張主任等着要呢。”

趙輝：“你昨儿晚上不是开了夜車嗎？”

周繼文：“你看看，这么大一堆，那儿来得及。”拉着鄭曉秀，“快走，快走。”

周繼文和鄭曉秀急急走进办公室，刚一坐下，翻开公文，埋头就写。

周繼文一边写，一边看表，說：“老胖，快点呀，来不及了！”

鄭曉秀：“拼了命也是来不及的，反正听訓話就是了！”

周繼文向窗外望去：“完了，他来了！”

运动場上，人們繼續打着籃球和排球。

一球飞来，隊員老邓接球落空，球出場，在地上滾着；老邓跟在后面。

球在地上向前滾，滾到了一个地方，一雙脚攔着了球的去路，球，靜靜地停在這一雙脚前，它穿的是藏青色嘜嘰褲和黑色的皮鞋。

然后，我們逐漸地看到了他的上身，他的臉。

他是办公室主任張人杰。

他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看看面前的球，看看打球的人們，眉头略微一皺。

老邓拾起球，招呼說：“張主任，早！”

張人杰微微一点头：“早！”然后，大踏步地穿过球場——他不走旁边的路——向前走了。

突然，他又回轉身，說：“趙輝，錢正明，跟我来。”

趙輝拿起地上的帆布口袋，和錢正明跟着張人杰走出运动場。

他們走進張人杰的辦公室，張人杰隨手招呼趙輝和錢正明：“坐，坐。”

一個工友站在張人杰的面前，問：“張主任，今兒找誰來？”

張人杰：“李秘書、張科長、周繼文、鄭曉秀……”

工友回答：“李秘書、張科長都還沒來。”

張人杰不耐煩地：“怎麼到現在還沒來？已經七點半過了？”

趙輝：“還沒上班呀！”

張人杰好像沒听懂：“唔？……”轉對工友，“好，去吧，找周繼文和鄭曉秀馬上來。”

張人杰問趙輝：“擁軍優屬動員報告的草稿寫好了嗎？”

趙輝早已從帆布口袋裡掏出了一件公文，遞給張人杰。

張人杰看了一眼，贊許地：“唔，很好，辦得很好。”放在一旁，翻其他的公文。

移時，看見趙輝還站在旁邊，張人杰說：“唔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不停地翻公文。

趙輝上前一步：“張主任，我們的體協什麼時候成立呀？”

“什麼？”

“體育協會，開展體育活動的組織。”

傳來室外運動場上的鬧聲。

張人杰不耐煩地向窗外望望，說：“還要專門成立一個組織來開展體育活動？沒聽說過。不知道。”對剛走進來的周繼文和鄭曉秀，“你們等一等。”

趙輝：“听秘書室說上面的通知單早已下來了。”

張人杰繼續翻閱公文，正好翻到了一張上面寫着：“關於成立體育協會的通知”的公文，隨便地看了兩行，一面順手把它往公文堆的下層一放，一面對趙輝說：“工作多得很，重要的事情辦也辦不完，還要搞什麼體育活動？……”

趙輝還沒有答話，周繼文傷風大發，打了個大噴嚏：“阿……提！”

張人杰以為是跟他開玩笑，問：“唔？你！”

周繼文抱歉地：“張主任，我，我傷風了！”

張人杰漫不經心地：“傷風？啊，要注意點身體，身體是工作的本錢，呀！吃點，這個，這個，……”

周繼文諾諾連聲，等待着進一步的關懷，張人杰卻轉了話頭，對趙輝說：“好啦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趙輝只好出去。

張人杰問錢正明：“昨天小組討論的發言記錄整理好了嗎？”

錢正明：“沒有咧。”

傳來球場上的聲音。

張人杰厭煩地把窗戶关上，轉對周繼文和鄭曉秀：“關於清浩衛生運動的報告記錄，都抄好了嗎？”

周繼文驚异地：“張主任，你昨天吩咐的是：整理你的除四害的報告記錄。”

張人杰眼睛一翻：“是嗎？唔，那也一樣。好了嗎？拿來。”

鄭曉秀不開口，周繼文只好硬著頭皮：“還沒有。”

張人杰有些發火：“這就是打球的結果，把工作給耽誤了！”

周繼文囁嚅地：“我們從來不打球。”

張人杰一楞之後，指着錢正明，理直氣壯地：“可是他是球員呀！”

周繼文：“張主任，實在來不及呀！……”

不等對方說完，張人杰提高了嗓門：“同志呀，提高一點社會主義熱情呀！我們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呀！”

周繼文：“我們都提高了。昨晚上开了夜車，今早上一起来就赶着办，可是，……”

突然，一个排球飞来，打破了桌前的玻璃。

張人杰怒火冲天，一躍而起：“太不象話了！”向外冲去。

周繼文、郑曉秀和錢正明也跟着向外走。

張人杰轉身：“你們在这儿等着我。”向运动場冲去。

到了球場，張人杰正要开口訓話，一看，更是火上加油，原来老邓碰在籃球柱子上，把头摔破了，人們正在包扎。

“太不象話了！既妨碍我工作，又损坏公物，还要惹出人命案来！你們这些人，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！”

大家不作声。

張人杰逼視大家：“你們怎么不說話了呢？作为国家的工作干部，这个，第一，应该爱护公共財物；第二，……”

赵輝打断了他：“張主任，你回头再批評吧，我們先得讓老邓到医务室去。”

張人杰怒气不息：“胡鬧，胡鬧，太胡鬧了！哼，体育协会！成立起来讓你們再打破玻璃嗎？”边說，边轉身走了。

張人杰冲回办公室，从抽屜里拿出一迭紙头，用毛笔在第一張紙上走笔急書写上“危險”兩個大字，下面是斜划的惊叹号“！”，然后，吩咐錢正明、周繼文和郑曉秀三人：

“来，照着这样写。”

三人莫名其妙，只好遵囑照写。

張人杰拿起他的杰作，順手往破了玻璃的窗框子上一貼。接着說：“把它們貼在所有的运动器具上去。”

錢正明、周繼文和郑曉秀，帶着一肚子怀疑出去了。

張人杰余怒未息地坐下办公。

运动場上，周繼文和郑曉秀在貼条子，籃球柱子、單槓、双槓都貼了，甚至已經傾倒的排球柱子也不能幸免。

錢正明站在一旁。

周繼文：“老錢，來貼呀！”

“我才不管呢！”

趙輝和老邓等兩三人都从医务室走了過來。

趙輝：“你們在干什么？”

周繼文：“小趙，你可怪不得我，是張主任讓貼的。”

趙輝一楞之後，不由分說，動手就撕。

錢正明：“小趙，你干什么？”

周繼文：“哎呀，張主任可不能得罪呀！”

趙輝：“不管是誰，妨礙了我們的體育活動，就得得罪他。”說着，又撕。

突然，張人杰走了過來：“趙輝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一剎那之間，趙輝拿着手上的紙條，對着張人杰說：“張主任，你看，他們隨便貼条子。”

張人杰又正詞嚴地：“那是為了你們好，保障你們的生命安全，你把它撕了，唔，這是什麼意思？……無組織，無紀律，不尊重領導，簡直是非工人階級的行為！”

大家暗笑。

趙輝作出一副嚴肅的樣子，裝腔作勢、口若懸河地：“對呀，對呀！張主任，這是問題的一方面，可是，問題的另一方面，亂貼条子，妨礙了群眾性體育活動的開展，影響了職工的身體健康，讓工作受到了影響，破壞了國家的五年計劃。”錢正明直拉他，趙輝不顧，一頓之後，繼續說，“簡直是非工人階級的行為！張主任，你也該管一管呀！”

大家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張人杰氣極了，憤怒地：“你胡說些什麼！条子是我吩咐

他們貼的！”

趙輝作出恍然大悟的樣子，異常抱歉地：“真糟糕，張主任，這，我可不知道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”不容張人杰接口，說，“以後，你不教人貼，我也不撕了。”

張人杰起初是尷尬地：“唔唔！”轉為神氣地，象是一個勝利者，“你明白了錯誤，就行了，那就不准再撕了，懂嗎？”

趙輝滿口應承：“懂了，懂了！”

張人杰準備走了，回身，把腳下的一張紙條拾起，再貼在籃球柱子上，又用力地按了一陣，然後，“這一張，也不准撕！”

三

星期天的中午，在宿舍里。

趙輝吃完飯，一抹嘴，站起來就向外走。

他母親問道：“又要到那兒去？”

“看游泳比賽去。”

“你就不能在家里安安靜靜地呆上一天嗎？成天不是打球，就是比賽，一会儿也坐不住。”

趙輝已經出了房門：“我一會兒就回來。”

趙母拿着菜向廚房走去，邊走邊抱怨：“二十幾歲的人了，還象個小孩子，……”

周繼文的妻子在廚房收拾碗筷，問道：“你是在說小趙呀？”

“除了他還有誰？成天瘋頭瘋腦的！”

“我說，你該給他娶個媳婦了。結了親，就不想往外跑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，我还不急嗎？可是，他呢，好象一點影子也沒

有。”

張人杰的房間里。

張人杰在看公文，他的妻子在收拾碗筷。

兩個小孩——小明和小玲走了進來，小明對着父親說：

“爸爸，我要看游泳去。”

張人杰：“什麼？”

“趙叔叔帶我看游泳去。”

“胡說，睡午覺去。”

“不嘛，我要去。”

“游泳有什麼好看的？去，去，睡午覺去。不要攪亂我做
事。”

另一個房間，周繼文手上抱着最小的孩子，另外四個環繞
左右。

周繼文站了起來：“好了，講完了。”

老二瑞瑞說：“爸爸，再講一個。”

老三、老四跟着嚷嚷。

周繼文把手上的孩子交給老大：“多多，看着他。我還有
公事要辦呢。”說着，走出了房間。

在錢正明和鄭曉秀的房間里，趙輝在等着錢正明出發。

錢正明慢吞吞地梳頭打扮。

鄭曉秀靠在床上睡着了。

趙輝：“快點吧。”

周繼文進來：“老胖，該辦事了。”

趙輝一把抓住他：“老夫子，看游泳去。”

周繼文：“那兒有這份工夫！張主任還讓辦事情呢！”

趙輝拿出票子：“票子已經替你和胖子買了。”

周繼文：“那也不行。你當心，張主任回頭也說不定要找你們的。”

錢正明連忙說：“小趙！那快去吧。”

四

一輛無軌電車馳來。

售票員把頭伸出窗外，大聲地喊着：“車子只到游泳池，不要乘錯了！”

這是電車的中途站，排着長長的隊伍，錢正明和趙輝排在靠後面，錢正明的前面，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叫作林瑞娟的。

人們擁擠着上車。

售票員直喊：“乘下一部好嗎？我們要脫班了！……往里面去呀，快点，快点！”一邊說，一邊用手拉下面的乘客。

乘客之一不滿地：“你們開電車，究竟是為了裝客人，還是為了自己不脫班？”

售票員听若無聞，依然一邊用手拉人，一邊準備關門。

趙輝上來，側身而進，只進了一半，售票員唰地一聲關上門，正好軋住了趙輝半个身體，車子向前開了。

趙輝手拉車門，搖搖欲墜。

趙輝憤怒地对售票員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

乘客們也紛紛責罵。

售票員理直氣壯地：“你基本上已經進來了！”

趙輝哭笑不得：“什麼？基本上？……”一臉嚴肅，準備展開辯論的樣子，“你說說看，什么叫作基本上已經進來？”

電車在前進。

售票員也是一本正經，指手划腳地：“基本上已經進來，就是已經基本上進來！”

赵輝又好气又好笑，干脆挂着半个身体在外面，不动了。
电車在前进。

馬路上，交通警察对着电車大喝一声：“喂，怎么搞的呀？”

售票員急了，对赵輝：“喂，你快进来呀！”

赵輝瞪着眼，慢条斯理地：“你不是說：我已經基本上进来了嗎？”身子一晃，差点摔了下去。

林瑞娟一把抓住赵輝，帶气帶笑地：“你就进来吧！”一面，命令地对售票員，“你呀，早該停車了。”

赵輝被这意外的一抓，看着林瑞娟，猛然一怔，順从地进車。

售票員拉鈴一下，車子猛然停下，全車一震，赵輝一脚踩了林瑞娟。林瑞娟叫了一声。

赵輝連忙道歉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

林瑞娟对售票員：“人都进来了，还停什么車？”

售票員拉兩下鈴，車子繼續开。

林瑞娟脚悬空，忍痛。

赵輝又道歉：“对不住，我基本上不当心。”

林瑞娟：“啊，你也是基本上！”

赵輝笑了。

林瑞娟也笑了。

錢正明对赵輝悄悄地：“真漂亮！……”

赵輝打了錢正明一下，意思是讓他別說下去。

赵輝問林瑞娟：“看游泳比賽去？”

林瑞娟点点头。

錢正明推开赵輝，插了上来：“你会游泳嗎？”林瑞娟还没有答話，他又說：“游泳太好了，什么时候我来教你，我們（指指赵輝）都是游泳健將。”